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九四回 送信癡徒做好夢 入門新婦打媒人

話說褚彪接了書信往外就走，心中罵道：周仁，你這小雜種有多麻木，一個美貌女子被你的兄弟占著去了，還要卡著我姓褚的做個媒人，也就罷了；那知你越過越把我小呆子瞧著不起，直即把我當著走狗，著我出差跑信了，真就麻木得有趣！我想這幾日天天混牽，連午覺都不曾有得睡，我且尋一處地方睡他一陣再說。就這心裡想著，腳下跑著，已走了三五個彎子，見前面有一小廟門，門外幾根東倒西歪的旗桿，站頭上塑了一塊匾，上面四個金字，褚彪卻認它不得。猜度定是本莊的土地廟，拔步就跑進廟去。恰巧本莊一個人家死了人，多少麻衣戴孝的在裡面燒鋪堂課錠。褚彪想道：我且把兩封喪報攪在裡面燒去，免得留下形跡。當下從懷中把兩封信掏出，搶手到了那燒課錠的面前，說了一聲「借光」，撲的把兩封信向火裡一擲。那孝子掄起哭喪棒說道：「你這混人做的什麼事？人家這紙錠燒了把亡人的，可能亂把旁的物件攪在裡面燒的嗎？」褚彪笑道：「管你能燒不能燒，已經燒過了。你若怕你家亡人找你說話，你把我那物燒下來的灰尋出來還我罷了。」那人見他這樣混牽，順便哭喪棒就是一下。褚彪連忙把身子一偏，暗道：「這樣傢伙吃不得，被他碰一碰，才有三年不順遂呢。」連忙笑嘻嘻的招呼道：「足下不必動氣，說了要的呢。我委實告訴你罷，我這兩個封套裡面是三千六百卷《金剛經》，可算著我還是你家死人的造化呢。」

一面說著，一面跑上後殿，只見上面供了一個神龕，前面一張破供桌，上面兩支木頭燭台，一個石頭香爐，供桌前卻有一個拜台，當中一個稻草墊子。褚彪一看，喊了幾聲「適意」，隨將那草墊移了一移，頭南腳北手東西的向下一睡。直覺得自己一個人回了大營，走上大帳，只見張欽差、楊將軍出帳迎接，說道：「褚將軍，辛苦了。請問你追那兩個賊匪，怎樣到今日才回來呢？」褚彪當即將周仁的信送上。

張欽差拍桌大罵道：「膽大的周信，著他追賊的，他倒成婚去了。」說著便向楊魁道：「周仁、周義、周信這三人戲玩軍務，該當何罪？」時周禮、周智卻在帳上，楊魁將二人看了一眼，便氣衝衝的說道：「來人，先代我將他弟兄押住後營看管。」

當下走來兩個面不相識的武士，將周禮、周智捉小雞似的拖了就走。跟後又拿了一支大令，吩咐來人，又有兩個義士走上帳來。楊魁道：「你拿這令箭，限你們三個時辰，將周仁、周義、周信、祝三公、祝善、祝慈、祝三妹一千人由盤山谷依限提到，不得有誤！」說著那帳上的公案拍得應天響，兩個武士接了將令，下帳而去。

這時楊魁怒氣稍息了一點，又將褚彪喊至近前問道：「褚將軍，你也沒有家小，你怎倒不要祝三妹的呢？」褚彪暗道：我不能說人家不把我，我要說我不肯要，方有體面。就此便說道：「元帥同將軍在上，自從到了祝三公家裡的時候，他們這三個畜子，兩邊的語言又不清楚，直接同畜生一樣，跪在下面只是求饒，嘴裡滿嘴的胡話。說道如能把我們弟兄三個放回，包管把張欽差、楊將軍的腦袋兒斬了，送得來贖罪。其時褚彪勃然大怒，將週身提一提勁，登時將祝老狗的金鋼圈繃得粉碎。祝三公同他女兒見我這樣，真個就是愛上我了，就叫我招在他家裡做個女婿。我當下就騙他道，要我招親不難，你要把同來的三個將官統統放開。祝三公那敢違拗，他並不曉得我騙他的。及至將三人放出，又要卡住我成親。我心中明白，曉得出陣打仗的人不曾交令，怎樣能在外面成親呢？因此又說待我回營稟明張元帥、楊將軍，方能成就。這時卻然濟公聖僧已到，不知怎樣忽然的又將祝三妹要嫁周信。可笑這個周信，他就同八世不曾有過妻子一般，不管什麼有這軍令，當時就允許了。如今已揀了二□四日成親，我實在在那裡如坐針氈，所以想了一計，向他們要了一信，先行回營。」

楊將軍聽到此處，便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這樣說來，那祝三妹可算先還是你褚將軍的婆子，硬被那周信小畜生奪了去的是了？」褚彪道：「將軍明見，一些不錯。」

說到此處，直見那兩個武士用了一條通長的鐵索，將周仁、周義、周信、祝三公、祝三妹一齊鎖著，就同穿的一串鹹魚一般，一直帶上大帳，一條邊跪下。但那祝三妹比在祝三公家裡看的那種形像格外標緻。張元帥、楊將軍一見大眾到來，也不問長不問短，就將後營周禮、周智一並提上大帳，各人打了五□軍棍，將周家五個弟兄統統趕出營外。便將褚彪傳上帳去說道：「祝三妹既本是先允許你的，你就帶他去成親罷！」褚彪聽了這語，直即把一張果嘴笑了沒得打擾。隨即走下大帳，攙了祝三妹就走，後面跟了祝三公。那一路走去，覺得吹來的風都是香的，那手上攙的不覺得是人的一隻手，直即就同是摸的一方溫軟的白玉，真個滴滑如油。褚彪這時候不知道功夫丟在何處，連那兩隻腿子都索索的直抖，嘴裡那涎沫止不住的直滴，就同要把祝三妹吃下肚去差不多。自己也覺得這口水淌淌的難看不過，伸一伸手就來揩口水，忽然「啜」的一聲，把一隻肘骨就同不知碰在什麼地方，連手膀上的筋都碰了打作結，疼痛不過，止不住「呀」的一聲。睜眼一望，見四面都是漆黑，只有當中玻璃蓋一點亮光，定神再一細想，方知做的是一場大夢，身子還睡在土地廟拜台上，手膀還覺得有些痛。

便吐了一些唾沫在手掌心裡，將兩眼揉了一揉，暗道：這一覺太睡遲了，多分他們的暖房酒已吃過了。就此匆匆的一逕就往外走，剛要出得大門，覺得頭才向前一送，忽然「通」的一聲，把一顆頭碰得火星冒冒的。心中罵道：該應晦氣，我先前來並沒有什麼，這斷是什麼王八羔子曉得老子困在裡面，弄了一樣什麼物件堆在這裡，叫我冷不提防吃他這樣一個暗苦。大約做這樣功德的人，我要保與他天天過年，才要活一百二□歲呢！想罷，便用手去摸了一摸，原來並不是堆的物件，那兩扇廟門到了天晚已掩起來了。褚彪連忙把門開放，跑到外面，覺得覺還不曾睡得真醒，加之又在門上一碰，直即昏天黑地。心中又作急不過，深怕大眾把酒席吃過了，自己沒得吃，就此低了頭直往前走。那知跑不到三□步，突然「通」的又不曉得在什麼地方碰了一頭，更比那門上碰得厲害。再一查，方知已到了轉彎，碰在人家後山牆上。褚彪這一碰之後，曉得這一條路三步就一彎，五步就一轉，再也不敢直衝的走。心生一計，便將兩隻手伸在前，暗道：我這一顆頭再經不起碰了。路上又黑暗不過，假如到了轉彎，先要碰著手，便省著老頭吃苦。就此便同摸壁鬼似的，一直到了祝家西宅。

只聽裡面鼓樂喧天，剛要預備坐席，忽見褚彪到來，周仁、周義、周信弟兄三個一齊迎出，以為他今日又是紅印官，又代他們送信跑勞，還有不恭維的嗎？當下邀到裡面，定了他的首席首座。本派濟公的首席，無如濟公的脾氣，他坐在什麼地方請他移一座，大約慈寧宮的御宴都不得能穀。因此周家就定了褚彪的首席。周家初到此地，並無親戚，又無朋友，祝家的親戚因不曾會過親，不便過來。祝三公想了一個主意，就把同鄉的老鄰居請了兩桌，安排在西邊。本家裡全是親戚，因此兩下都熱鬧不過。褚彪此時好不適意，吃了一個醺醺大醉，直到一更向後方才散席。

一群老鄉又看了一著新房、見得□分富麗，一些人奇怪道：「周家這些物件也不曾看見他搬得來，我們這鄉村之間可算眼睛靠著鼻頭，那裡搬這許多東西，我們一樣都看不見嗎？」有那假扯的道：「你們都不清楚，只因這些物件精細不過，假如日間上岸，自必看的人多，擠擠碰碰的怕怕砸掉了嗎？前日也是我的運氣，剛三更更多天，由王阿貴家賭錢回頭，偏偏碰著了官河口有三號大船，他到的是一位武將，連拿夜壺的身上披紅插花，一起一起的由船上登岸。燈籠火把滔滔不絕，比我們本莊三月□九迎觀音燈還熱鬧些呢。」這人才住了嘴，又有那斑駁他的道：「你這物件，怪道人喊你王水嘴，你大約前夜三更天做夢做著的！我前天委實倒是在王阿貴家裡瞧牌的呢。」這人見駁了他的謊，便作躁不過，接口發誓道：「我如說謊，就叫我死人失火！」內中有位老者連忙進前，低低的道：「人家喜事，你們怎這樣信口亂說？我告訴你們一個究竟罷：你們可看見坐在外面的那個吃酒的和尚嗎？都是他作法搬得來的。這周將軍家本住在關中一個什麼的縣分鄉下，離本地一萬多里。這和尚委實神通廣大，這邊做定了親，他隨即一朵祥雲到了周家報了喜信，不到三個時辰，就通身搬得來了。沒說這點東西，就如那天剿匪營搬營頭，由張家窪搬到五里墩，他老人家作了一些的法，暫時就搬完了。」大眾聽說，這才明白，都說道：「你老的話一些不錯，照像王水嘴，他直即是就同望見鬼一般。」就此又你看看這樣，他看看那樣，一同出外，嘴裡便這個「多謝」，那個「叨擾」的，一哄而散。自有人來收拾殘席。

周仁又照應了濟公的夜酒夜菜，然後坐定，就想問營中的情形，主帥同兩個弟兄可有什麼回話。那知小呆子人說他呆，他真個一些不呆，曉得散客過後，周仁一定要問他的話，他老早的走到房裡呼天喝地假裝作睡覺去了。周家兄弟見各事都有些幫忙的收拾停當，燭火已熄，也便照會關了大門，各去睡覺。濟公他還是通宵達旦吃他的例行酒，自不必說。到了次日，周信使錦衣花冠，朝靴玉帶的收拾得齊齊整整、簇簇新新的一位新郎官。一些鄰居以及家中的莊漢都過來叫喜，階下樂鼓齊作，堂前燈燭輝煌，□分熱鬧不過。將到吉時，儂相走到面前叫了喜，門前三聲大炮，一棒鑼響，早有一把紅傘一面遮陽在階下伺候。周信隨即拜過了神，出堂到了紅傘之下，鼓樂前導，媒人在前，儂相在後，好在西宅同東宅同一總大門，分兩道儀門，可算門對門。用不著車馬，三人從容不迫的到了祝家，又是三聲大炮，一棒鑼聲，兩邊的鞭炮直放得應天響。周信到了祝家，先行奠雁禮。祝家自有一些親眷將周信、褚彪邀請入座，陪新親的陪新親，陪媒人的陪媒人。三道果茶已畢，祝三妹也是鳳冠霞帔頂了這頭，媒婆攙著同周信站齊，向上行了參神禮。也在紅羅傘下，鼓樂在前，又是炮聲鑼聲合那爆竹聲，熱鬧不過。周信在前，將視三妹迎入西宅。

就這拜堂坐牀合巹之後，此時冬月天氣，日光甚短，外面已是上燈過後。周仁、周義便照應開了酒壺，大眾紛紛坐席，一直吃到一更向後，這才散酒。大眾又鬧了看新人，又是半天，方皆散去。周仁便預備著褚彪、周義二人送房，那知再也尋不著褚彪，委實連毛廁上都著人尋過，都不見那褚彪的影子。周仁沒法，只得自家同周義拿了燭台，把周信送入洞房。隨即走到房外，這時外面一些幫忙的，由儂相起，這個來討賞，那個也來討賞。周仁、周義正然在那裡開發，忽見新人的房門簾消了一消，「通」的一聲擱出一樣棉花包似的物件。畢竟擱出的究係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合巹之後，此時冬月天氣，日光甚短，外面已是上燈過後。周仁、周義便照應開了酒壺，大眾紛紛坐席，一直吃到一更向後，這才散酒。大眾又鬧了看新人，又是半天，方皆散去。周仁便預備著褚彪、周義二人送房，那知再也尋不著褚彪，委實連毛廁上都著人尋過，都不見那褚彪的影子。周仁沒法，只得自家同周義拿了燭台，把周信送入洞房。隨即走到房外，這時外面一些幫忙的，由儂相起，這個來討賞，那個也來討賞。周仁、周義正然在那裡開發，忽見新人的房門簾消了一消，「通」的一聲擱出一樣棉花包似的物件。畢竟擱出的究係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